

樹鬱金香 下冊

中華書局印行



金香

上好茶葉



民國五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五年十二月發行

(金香)全二冊

定價銀五角五分

有不著准作翻印權

譯述者天虛我生

發行者桐鄉陸費達

印 刷 者 無錫俞復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印 刷 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

河福南 路州轉角路

北京 徐州 春天津 奉天 廣州
石家庄 漢口 原南昌 常德 長沙
湖州 太原 嘉興 宁波 開封
黑州 安慶 油頭 香港 杭州
龍江 慶頭 頒頭 福州 成都
張家口 桂林 香港 南京 長沙
哈爾濱 東蘭 州都成州
濱海 延平 衡陽 廣州
新嘉坡 賴陽 廣州
加蘭 賴雲 保溫
坡漢陽 定州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鬱金香

下冊

第十七章

吾書此章開場。天時已在四月間矣。而哈林敦公園之案。則仍處於黑幕。疑團之中。未嘗得其要領。予自不魯塞爾遄返倫敦之後。雖與茀萊特會晤數次。然於此案。予反置之不提。蓋念茀萊特之恐怖。已達極點。形骸消瘦。竟如骨立。眼圈暈黑。似已久失睡眠。容色尤憔悴不堪。慌窘之態。時且流露於外。雖竭力掩飾。卒不可掩。特予亦不復如疇昔之親暱。冷淡落寞。彷彿如初識之人。應對間。極留意。故予遂亦不便多言。此時蘇格蘭場猶未往訪。投函之人。故予亟欲與密。昔司培德一晤。庶至不得已時。予或可有調和。

之餘地也。是日下午六點鐘後。予遂乘火車往高却司德鎮。未及八時。予已坐於克坡斯旅館餐室中。進餐館中侍者方碌碌爲予訪查曼篷邸所在。頃之已反命曰。先生命予訪查之曼篷邸。即在此間往麥克堆村大道之側。距此可一里許。一老年婦密司毛根者久居邸中。婦於去年秋間去世。今租於密昔司培德也。君所往訪者。卽此人乎。予聞之殊愜予意。則取先令納其手中。以酬其勞。復命往雇汽車。侍者欣諾而去。迨予餐罷。進咖啡之後。卽御大衣下樓。則汽車已遲門外。侍者並以地址告車夫。登車之後。卽遵大道駛出鎮外。移時。車戛然止。則見屋宇一所。已矗立眼前。屋矮而臨空。蓋無隣之孤屋也。予遂啓鐵門而入。自石子小徑趨至門次。

掣鈴。時屋之右室。有燈光自窗竇射出。室中有男子蹀躞之聲。隱約可聞。無何。一少年男子啓戶出。身頸長而瘦削。目深鼻銳。額闊頰尖。意態至昂藏。予詢之曰。密昔司培德在此歟。少年不卽答。但向予而睇。似頗疑者。及見門前汽車。始知予非下流。則曰。予亦未悉其在否。然予不妨爲君探之。言次。肅予入。導至屋後小室中。其中陳設殊簡樸。惟時爐火熊熊。頗溫暖適人。予出名刺授少年。少年出。予遂蹀躞以待。時予心頭翼翼。跳動似預報大禍將臨。予身者。予乃不禁惕然竊念。予未婚妻之自由與生命實握此婦掌中也。頃之門忽闢。則密昔司培德翩然而入。時御黑色之長袍。冠上綴人工玫瑰花一瓣。見予卽伸其粗巨之臂。以手握手。予曰。密斯特勞合爾。盼君至久矣。吾意君自不魯塞爾。遄歸之後。必顧我也。

予聞語殊詫。幾不能措一辭。蓋予往比利時一事。實未告一人。卽踪汝。抑何知之。謠乎。密昔司培德聳其肩曰。君此行亦有如何之秘密乎。予曰。無所秘密。此行予爲商業關係耳。予嘗往來於比利時荷蘭之間。蓋予肆中與彼間交易頗鉅也。密昔司培德展輔笑曰。君之交易須在旅館歌院中成交乎。此語出予乃愈驚。則詰之曰。汝何以知之。密昔司培德微噓其唇。不答。一辭。予知暗中必有人伺予左右。伺予者或卽迭克培。彼以函札告黨羽。要亦意中事。予因冷然曰。茲來過訪。蓋應汝之邀耳。將有何事見教。密昔司培德曰。我固嘗邀君戾止。惜君之來已晚。凡我所欲告君者已不及告矣。時門已闔。昔司培德倚圍椅對予而坐。吾二人默不出聲。

室中乃岑寂無倫。密昔司培德則自其茸茸睫毛之下覩予。容色似頗猶豫。予乃詢之曰。汝信中所謂又有事故者。殆關吾友迭克培事乎。密昔司培德曰。君於今日猶以友人目之耶。去今未久。君實欲迹獲其人。交之警署然乎。予曰。予無此心。惟予實欲一面其人。蓋有事與之談耳。密昔司培德嗤以鼻曰。君欲與之開談判乎。是必因亨德進讒而起。然亨德饒舌。徒爲洗刷已身。計耳。予懼見曰。予於迭克培除友誼外。別無用意。密昔司培德笑曰。此語我殊弗能信。君蓋女郎爲迭克培之仇人。而我則女郎之仇人也。予曰。弗能信。君蓋女郎爲迭克培之仇人。而我則女郎之仇人也。予曰。惟渠爲汝仇人。故汝乃投匿名於警署中。傷之乎。密昔司培德聞語。陡驚。既而佯作不知。曰。匿名信。汝實將賣吾愛之生命者。白然。則君已。審時。予已見汝所投之信。汝實將賣吾愛之生命者。白然。則君已。

知其犯罪矣渠於君前已自承之乎予曰否渠實無辜予苟未得其確實證據予終信其爲無辜也曰爲斯不遠矣語次露得意之色予故莊容曰然則汝將以憑證賣與警察乎實告汝予固商人汝何弗賣與予曰否吾寧與警察交易不願與女郎之情人交易予曰汝重思之汝願得若干代價可與予言予所出之價必能超出售彼警察也密昔司培德曰君爲女郎營救固肯出重價歟然吾以爲君實大愚君當知此案實爲嫉妒而起予聞妒之一字不禁大詫卽曰此案主因乃由妒而起乎曰然君所信托之女郎晚間必背君自格林潘路奔往哈林敦公園是夕遇一女郎卽其情敵必渠遂以刃刺之蓋渠往時必攜兇器蓄志蓋已久也予曰汝言殆予曰汝將使何人出爲見證誣陷密司

享德乎。曰。終有眼見之證。人出爲作證。君俟之可也。如其不然。吾亦決弗爲此。吾知此案大白之後。君對於所愛必另起一種觀感。君亦必能信我之言矣。

第十八章

予以密昔司培德之言。既冷峻又堅決。不禁瞠目竊恐。其言容或真也。繼念此婦實爲茀萊特之仇人。以予愛茀萊特故。乃以危辭聳聽。冀中傷之耳。此念一起。予意遂決。因支臂於紅木桌上。凝睇以問之。曰。信如子言。汝與迭克培二人。對於茀萊特俱以仇人目之乎。密昔司培德默然不答。頃之忽起立曰。恕予請畧俟。予僕人將出。予有言須囑付之。言次。即匆匆去。室中乃祇予一人。五分鐘後。始返。予又語之曰。密昔司培德。今予有一言問汝。汝須直截答

我汝與茀萊特亨德究爲仇人與否密昔司培德囁然曰渠作此等事吾人何屑與之友善予在倫敦時已與君言之矣予曰予固憶之惟吾二人今日地位何如汝亦不妨直截言之汝欲與予友善亦可與予爲仇敵亦未始不可蓋予賦性懶直汝當簡直告予密昔司培德聞語狡笑曰密斯特勞合爾君不嘗爲我言乎君與我友迭克培初無惡意則吾人又何必仇視君耶予曰予夙以忠厚待人凡人惡行未經昭著則予亦不能竟絕其人予之往不魯塞爾者不過欲告迭克培一事卽渠所委託予者予已竭力爲之矣但因此之故反使予心不寧且失予未婚妻之愛情故予欲令吾友爲予解釋其事以祛予疑此予自問實應得有此權利也密昔司培德曰此事吾當力保其成功一俟時機至時必能明白

告君。惟君俟之。目前猶未能也。又曰。君欲飲何物乎。予搖首示弗
欲。而密。昔司培德已接言曰。請君恕我。我處無威斯格。祇有葡萄
釀而已。予未遑阻止。密。昔司培德已掣其鈴召侍者。則適間爲予
啟戶之少年入。予殊詫愕。蓋少年意態昂藏。殊不類爲傭人也。密
昔司培德詔之曰。趣以葡萄酒至。少年諾而出。逾時。托銀盤入。盤
中盛葡萄酒一樽。酒杯一事。密。昔司培德親斟一杯。肅予飲。予却
之曰。以予之體。實弗宜飲此。蓋予已肥胖。飲此益令予胖。殊蹣跚
不雅觀也。密。昔司培德堅肅予飲。予以情不可却。舉杯略飲。密。昔
司培德見予飲。則冷雋之態度。驟改爲親暱。予私衷竊喜。以爲予
果略施手腕。則此婦終不難入吾彀中也。於時。驟聞門外汽車之
聲。予詫曰。何來汽車之聲。豈予之車夫。久俟門外。此時卽欲駛回。

乎。密昔司培德曰。否。予將命僕人賚書往高却司德鎮。予因欲其速去速回。故令雇一汽車往耳。言次復坐圈椅之上。曰。密斯特勞合爾。吾人亦能相友善乎。予曰。固所願也。密昔司培德曰。惟君受第萊特亨德之蠱惑已深。殊不能以誠待我。然我終當盡我忠告。蓋君須知彼女郎者實欺君也。予但囁予之脣。初不置答。蓋予此時頗覺暈眩。然亦非因酒之故。自念適纔所飲。實未及半杯也。頃之。予覺室中器物。一一作陀羅之轉。而予神志亦覺昏瞀。所坐之椅。亦似下沈而密。昔司培德則方目灼灼。觀予眼角之中。似含鬼祟。面色亦殊詭異。予曰。予何故覺甚昏眩。曰。殆因室中過暖之故。瞬息當愈。惟此斗室空氣抑塞。處此每覺不適。我當爲君取聞鹽至。言既。卽出室去。予覺眼前起爲紅霧。腹中尤抑塞不爽。欲起坐。

而予身已沈重無倫。不能自主。手足冷乃如冰。額際則覺熱如火矣。予亟振予之神。張予之目。勿任知覺全失。故予尙能辨對。予之壁所黏花紙。色爲淺藍。紙上繪有玫瑰花紋。一一猶可數也。予仰坐椅上。約五分鐘。覺有人立予背後。予欲反身覘之。則全身已麻木不仁。卽欲舉一指。且弗克舉。欲言。則口噤。弗能出聲。惟心中尙清晰。思予舉動。縱極留神。終爲彼婦所算。今已墮入陷阱中矣。此時。卽欲起與抵抗。亦已無能爲力。嗟夫。予已矣。至是。予乃憶及愛德華與予之言。謂迭克培實爲惡徒。手腕酷辣。無倫。今思其言。良確。由是思之。則彼眞勳爵慘死於南美洲。或竟爲其所殺。旣殺之後。復冒項其人。於情理實至近也。予方反覆思念。驟見密昔司培德已立予前。更有二人。其一卽爲予啟戶之少年。一則黑鬚凸額。

之中年印度人。印度人方僵其身。茸茸之髭。直欲刺及予頰。雙睛突。出。向予凝視。少年則以一尺半見方之木匣一事。置諸中央圓桌上。婦人則力推其桌。抵予身次。少年則瞪其深黑之眸子。力拉予臂。置桌上。予欲抗拒。顧以毫無自主之力。惟有任之而已。而婦人之態度。又全變。洶洶然曰。勞合爾。汝爲迭克培之敵人。亦卽予之敵人。汝乃思破壞吾人事乎。汝爲人固甚勇敢。然亦徒然。實告予。迭克培之秘密。終無破壞之日矣。印度人則捧予之首。使俯伏桌上。予亦祇任之。時予耳目固聰。忽聞室中發爲奇異之聲。似吹蘆管。視之。則吹者爲印度人也。且吹且啟桌上之匣。少年與婦人則退立門次。目光均注木匣。則見匣中有物。蠕蠕而動。嗟夫。予已矣。予將受。世上最酷烈之毒刑矣。嗟夫。讀者。此時予旣不能脫。

遁。又不能出聲呼救。而匣中之蛇。則已瞑目歛舌。逼向予來。予乃駭絕。亡魂幾不復省人事。

第十九章

印度人吹其短管。管凡二接續吹之不輒。奇異之聲。乃層出不窮。蛇則昂其巨首。瞪其細目。吐其長舌。躍躍似欲噉予。培德仍佇立門次。見予額汗涔涔。則縱笑曰。密斯特勞合爾。汝恐無復偵訪吾人秘密之機會矣。予怒極。然亦無如之何。予視彼三人行動。秩然有序。始而毒藥。繼而毒蛇。實似慣作此者。則死彼三人手者。決弗止予一人矣。管聲繼續不絕。蛇似具有聽官。悉聽管聲。而爲進退。此時吹者似勿令其噉予。故但旋轉其首。目灼灼視予不已。予患管聲一絕。予之生命。且隨管聲而杳然。予此時全身實類已死。所

未死者祇予心耳密昔司培德觀予狀狂笑曰密斯特勞合爾令爲汝奏佳樂蓋欲令汝安眠也言次又狂笑不已既而向印度人曰止則管聲立止而旋轉不定之蛇首忽挺然直昂予前兩睛突而出直注予面首亦漸逼近予似將於頭部擇肥而噬彼三惡徒則且相視而笑嗟夫予已入仇人之牢籠尙何言哉因念予死之後彼必告發吾愛而以哈林敦公園之兇手加諸茀萊特之身今彼出此狠毒手腕加之吾躬者無非因予欲爲茀萊特保障或且疑予將偕茀萊特遁耳特不知今日之事迭克培實同謀歟抑否歟抑迭克培與此狠毒婦人作此術以殺人者且不止一次歟思至此予乃猛憶愛德華之言其言曰真勳爵之死於秘魯實被蛇噉當時兇手實疑來歷不明之英人開恩然則吾友以迭克培自命